

DOI: 10.19411/j.cnki.1007-7030.2024.04.004

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基点、内涵辨析与学理探究

张旭¹, 于蒙蒙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包括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与新型劳动对象三大关键要素。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有着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其既建基于科技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与新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又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破除经济发展瓶颈的现实需求, 既利当下又惠长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当前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的学理探究主要在于: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系统阐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与质量互变规律;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力的解说为突破口系统阐发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 科学论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 科技创新;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24)04-0038-12

2023年9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范畴。^①2023年9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②。2024年1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 “概括地说,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作者简介: 张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蒙蒙,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 第1版。

②《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人民日报》2023年9月9日, 第1版。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① 2024年“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备受关注，并作为2024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现有研究表明，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方兴未艾，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多聚焦系统阐发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提出逻辑、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科学论证新质生产力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还有学者结合已有研究对新质生产力的初步阐释，从不同视角对“新质生产力”展开系统论证，如黄群慧和盛方富从系统论视角将“新质生产力”视为一种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结构、生产力功能构成的“要素—结构—功能”系统，并进一步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系统的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② 蒋永穆和乔张媛提出“系统性新质化”一词，认为生产力总是处在不断新质化的运动过程，人类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两次“系统性新质化”将人类社会分别带入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时至今日，第三次生产力系统性新质化推动人类社会步入数字信息时代，而“新质生产力”正是这次生产力跃迁的科学写照。^③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之前，学界也对类似“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开展过相关研究，如在20世纪80、90年代，杨广文指出，“新质的生产力通过自身的质变量变引起某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总和发生根本的变革，这是一个同旧的生产力由并存到排斥直至最后彻底改造和代替旧的生产力的复杂历史过程”^④，胡潇则强调生产关系对于新质态生产力的重要性，即生产关系从质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变革旧质态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态的生产力。^⑤ 21世纪初，高伟梧基于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指出，“没有新质的生产力即原生产没有根本质变的历史阶段，旧的经济关系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性质变化，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是不可能脱胎而出的”^⑥。无独有偶，毛健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经过“诞生—成熟—蜕变”的有机循环，并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⑦ 不难发现，以往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停留在新旧生产力、量变与质变的比较意义上，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概念解析，但其中提到的生产力与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2024年2月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2024年3月9日。

②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2024年第2期，第15—24页。

③蒋永穆、乔张媛：《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10—18页。

④杨广文：《关于生产力的质和量》，《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第24—28页。

⑤胡潇：《历史辩证法的辉煌——论毛泽东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分析的科学性》，《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28—34页。

⑥高伟梧：《生产力的质变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商业经济文荟》2002年第6期，第58—61页。

⑦毛健：《论经济增长中的跳跃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5—19页。

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生产力诸要素的作用对当前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基点：历史、理论与现实

（一）“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源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新中国成立的发展史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

一是从人类社会演化的历程角度讲，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蒲清平和向往指出，西方国家凭借肇始于18、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幅跃升，而我国则与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如今，西方国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制高点，我国迫切需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推动科技创新，撬动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①张林和蒲清平认为，从18世纪的机器大工业，到19世纪的内燃机和电气技术的发明，再到20世纪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我国未能有效把握时代机遇，所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应抓住机遇，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②胡莹认为前两次科技革命是体力革命阶段，后两次科技革命是智力革命阶段，并进一步指出，“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工具体系为代表的生产力，会带来不同于以往的新发展”^③。杜传忠指出，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打开了机会的窗口。^④

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发展史的角度讲，科技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高帆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科技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⑤魏崇辉梳理了我国历任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77年）为“科技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显现”；第二阶段（1978年—2011年）为“生产力内涵的不断丰富及其实践”；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为“新质生产力的出场”。^⑥可以说，生产力概念是贯穿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进程中的核心范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提供了历史镜鉴。^⑦

①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77—85页。

②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37—148页。

③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36—45页。

④杜传忠：《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论坛》2023年第21期，第26—30页。

⑤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第127—145页。

⑥魏崇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6期，第25—38页。

⑦胡洪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经济学家》2023年第12期，第16—25页。

三是从中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角度讲，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系统阐发了“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历史逻辑。张开和高鹤鹏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平心的生产力二重性理论与张闻天的生产关系二重性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涌现出大量“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提法，两位学者列举了薛永应、王克孝、丰子义、陈璋等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并进一步阐释了当前学术界针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历史演进及实践路径的学理讨论，认为现有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基于其特征、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初步分析，而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则硕果无几。^①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二）“新质生产力”提出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在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创新。

一是新质生产力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张乐认为，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本观点的坚持。^②张林和蒲清平从三个方面论证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③程恩富和陈健认为，新质生产力从四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生产力理论：一是强调科技属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强调科技工业发展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三是强调科技革命的意义；四是强调科学技术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生产，还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④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亦是整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基础。

二是新质生产力是对中国共产党生产力思想的守正创新。程恩富和陈健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⑤张乐则系统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则是对生产力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此外，柳学信等人结合大国竞争格局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构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重重维度：一是微观载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二是中观层面——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和产业发展的

①张开、高鹤鹏：《新质生产力的三重逻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95—104页。

②张乐：《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论坛》2023年第21期，第11—14页。

③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37—148页。

④程恩富、陈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第14—23页。

⑤程恩富、陈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第14—23页。

竞争力；三是宏观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三）“新质生产力”提出的现实逻辑

从现实逻辑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就国内环境而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挑战与机遇并存，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当其时。

一是世界发展维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当前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下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关键举措。蒲清平和向往认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大国博弈日趋白热化，世界呈现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唯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有效应对，而生产力是综合国力之基，发展生产力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途径，因此应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主线，保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跃迁。^②李政和廖晓东认为，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成为各国在变局中占据领先优势的关键，日益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目前我国在科技创新、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尚有一定差距，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迫切之需。^③柳学信等人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仍然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的问题，亟须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如此，其经验必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此外，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虽然我国产业体系已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内需动力不足、外需增长不稳等现实问题仍旧存在，需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④

二是国内环境维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破除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高帆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在多个维度的转变密切相关。^⑤盛朝迅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六大形成条件：一是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我国虽在量子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空间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但仍存在三大短板问题，即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生态有待完善和国际打压遏制环境尚未根本改善；二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生产领域并形成数据生产力；三是较为顺畅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四是强大国内市场的有力支撑；五是我国拥有良好产业基础和一批高素质劳动者；六是企业发展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凸显。^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当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提出的现实逻辑开始聚焦于数字经济。如王世泰和曹劲松认为，新质生产力源于数字经济的发展，

①柳学信、曹成梓、孔晓旭：《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45—155页。

②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77—85页。

③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第146—159页。

④柳学信、曹成梓、孔晓旭：《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45—155页。

⑤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第127—145页。

⑥盛朝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与培育路径》，《经济纵横》2024年第2期，第31—40页。

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惯性、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性延续以及经济结构迭代升级的现实需求三个层面。^①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辨析：词源释义、要素构成与特征分析

（一）词源释义

新质生产力的起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点在“生产力”。^②所谓“新”，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既是技术之“新”，亦是领域之“新”。有学者从劳动正义视角阐释新质生产力“新”在何处，李桂花和李旭东指出，新质生产力在劳动正义视域下的“新”表现为生态之新、科技之新、主体之新以及运筹之新，其中，运筹之新在于“集体力”在扬弃了“资本正义”后获得新的运筹方式。^③所谓“质”，相对于“量”而言，以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力。^④胡莹认为，“新”主要指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领域和新动能，“质”主要指物质、质量、本质和品质，而“生产力”则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⑤

可见，“新”是超越传统、变革旧式、打破惯例的“新”，“质”是注重质量、追求品质、更为优质的“质”。^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在字面上意指新型的、新式的先进生产力。洪银兴强调，“不是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能被称为新质生产力，只是产生量变的科技创新还不是新质生产力，只有能够产生质变的科技才能被称为新质生产力”^⑦。还有学者分析了“新”与“质”的内在关联，戴翔指出“新”与“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新质生产力之“质”必然要求有更“新”的起点，而新质生产力之“新”，即以“新”起点为基础不断衍生出的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又将赋予新质生产力之“质”以更加丰富的深刻内涵。^⑧需要指出的是，纪玉山等人从军事角度来理解“新质”一词，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技术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⑨

（二）要素构成

新质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关键要素，在生产力的发生

①王世泰、曹劲松：《新质生产力的缘起、生成动力与培育机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10—22页。

②胡洪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经济学家》2023年第12期，第16—25页。

③李桂花、李旭东：《新质生产力的劳动正义审视》，《理论探索》2024年第2期，第87—93页。

④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第1—13页。

⑤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36—45页。

⑥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77—85页。

⑦洪银兴：《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第7—9页。

⑧戴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03—110页。

⑨纪玉山、代栓平、杨秉瑜等：《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技术经济》2024年第2期，第3—28页。

跃迁过程中，将产生新的劳动者、新的劳动对象与新的劳动资料。盛朝迅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升全社会劳动者的素质；计算机系统中产生的海量数据成为新的劳动对象，同时注入了新的生产工具。^① 还有学者指出数据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组成要素，且直接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指数。^② 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革新亦会带来生产力质的跃升。戴翔指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变化，必然源自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中某种要素的变革，或者几种要素的共同变革，他进一步从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视角展开对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分析：从劳动者方面看，劳动者在生产力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人才具有决定性意义；从劳动工具方面看，劳动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从劳动对象方面看，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必然表现出劳动对象和范围扩大发展的趋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领域、新空间。^③

三大关键要素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黄群慧和盛方富从系统论视角认为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包括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等新型要素。^④ 其中，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代表现代劳动力的转变，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新型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时代的海量数据和信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丰富“原料”；新型劳动工具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物联网等新型劳动工具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与载体。赵峰和季雷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支撑体系，其中新质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新质劳动资料与产业体系变革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构成，新质劳动技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条件。^⑤ 肖峰和郝军营则分析了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呈现出主体劳动的脑力化、劳动工具的智能化以及生产要素的数字化特征。^⑥ 那么，三大关键要素中的哪个要素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胡莹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数智化要素对生产力三要素具有提升作用。^⑦ 周绍东和胡华杰指出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系统，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

①盛朝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与培育路径》，《经济纵横》2024年第2期，第31—40页。

②王世泰、曹劲松：《新质生产力的缘起、生成动力与培育机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10—22页。

③戴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03—110页。

④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2024年第2期，第15—24页。

⑤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期，第92—101页。

⑥肖峰、郝军营：《新质生产力：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向度》，《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37—44页。

⑦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36—45页。

最重要的因素，高质量劳动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① 贾丽民和郭潞蓉认为，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包括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和高素质人才，其中，高素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人工智能化劳动资料和高新科技化劳动对象分别是新质生产力的中介性要素和客体性要素。^②

截至目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研究中，有的将三大要素综合而论，有的或基于劳动者、或基于劳动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根据现有研究发现，学界基于“新型劳动资料”的研究多集中于“新型劳动者”，且以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要素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徐政和张姣玉系统阐发了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的变革问题，分析了劳动者变革的必要性：生产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的革新以及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与个性化，劳动者内、外部结构的变革迫在眉睫，劳动者内部的变革关涉技能结构升级、主体地位提升和认知模式更新，而外部结构则包括劳动协作方式互联互通、雇佣形式弹性化以及劳动市场结构的灵活配置。^③ 贾文娟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重塑了劳动新形态，知识劳动、创意劳动、创业劳动、数字劳动等一系列新劳动的出现推动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双重发展，并从劳动方式、劳动时空、劳动组织和制度三个层面论证了“新劳动”的破壁性与关联性。^④

除上文所述的三大关键要素外，需要补充的是当前学界提及的“新质资本”。张开和高鹤鹏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以“生产力—生产关系论”为研究对象而非“生产关系论”，认为新质生产力必然与新质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新质资本”，并在每个细分领域和细分环节对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此外，张开和高鹤鹏分析了“新质资本”的发展逻辑，指出在市场竞争中可通过缩短单一产品的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更大利润，而“新”和“质”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要素升级层面，其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其结果是整体生产力质的提升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质资本”既包含新质生产力也包括新质生产关系。^⑤

（三）特征分析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是创新性，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胡莹认为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创新性。^⑥ 盛朝迅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素配置优、环境友好等关键特征。^⑦ 张林和蒲清平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就在于“新

①周绍东、胡华杰：《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26—35页。

②贾丽民、郭潞蓉：《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探析》，《理论探讨》2024年第2期，第86—94页。

③徐政、张姣玉：《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变革问题》，《理论探索》2024年第2期，第94—100页。

④贾文娟：《新劳动的核心特质及其中国的时代呈现》，《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29—40页。

⑤张开、高鹤鹏：《新质生产力的三重逻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95—104页。

⑥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36—45页。

⑦盛朝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与培育路径》，《经济纵横》2024年第2期，第31—40页。

质”——以科技创新为内核和“高质”——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① 李晓华认为创新性是新质生产力的一般性特征，除此之外新质生产力还具备数字化、绿色化的时代特征。^② “科技创新”何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或核心要素？基于生产力的历史性、科技创新的引领性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性，科技创新具有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历史必然性。^③ 此外，科技创新可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蓄势赋能。谢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可通过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培育企业创新主体、促进科技核心要素聚集与产业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④ 孙绍勇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出发，认为“新质”的本质特征在于颠覆性创新、较强融合性以及高质量效能。其中，较强的融合性突出体现在生产要素层面。^⑤ 柳学信等人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摆脱高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高碳排放的传统增长模式，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为新的增长引擎，具备可持续性、竞争性和包容性的新生产范式。^⑥

可见，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方能称为“新质生产力”。洪银兴指出，历史上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推动了生产力质的飞跃，可以称得上是“新质生产力”。那么，如今能够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的因素是什么呢？洪银兴认为是目前正在推进的数字经济产生的算力，并将“新质生产力”概括为新科技、新能源与数字经济。^⑦ 就宏观视角而言，黄群慧和盛方富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协同性”“绿色性+可持续性”“安全性+开放性”“完整性+包容性”特征分别承载着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融合以及人本内蕴的要求，是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产业载体。^⑧ 不难发现，“新质生产力”的聚焦点在于“技术”与“产业”，特别是与工业时代相比，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强调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数字科技在高质量发展中做优。^⑨

三、新质生产力的学理探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研究框架

学界多以“生产力”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研究框架，从历史

①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37—148页。

②李晓华：《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人民论坛》2023年第21期，第15—17页。

③张新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论析》，《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4期，第20—26页。

④谢梅：《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人民论坛》2024年第5期，第66—68页。

⑤孙绍勇：《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实践指向》，《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22—30页。

⑥柳学信、曹成梓、孔晓旭：《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45—155页。

⑦洪银兴：《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第7—9页。

⑧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2024年第2期，第15—24页。

⑨姜奇平：《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与逻辑结构》，《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期，第132—141页。

唯物主义视角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依据阐发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深入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探析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阐释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现有研究主要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与质量互变规律。

周文和许凌云强调，“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①，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赵峰和季雷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逻辑，从技术形态、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生产力演进三个方面探究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②孟捷和韩文龙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论”，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石，正确处理好生产力系统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将有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③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不仅可以阐释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还可进一步探究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如贾丽民和郭潞蓉从唯物史观视角审视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强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而在生产力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因而，高素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④

（二）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依据阐释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作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点，学界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力的解读为突破口，系统阐发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即“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⑤，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⑥，生产力要素涵盖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科学技术、自然条件等。其中，“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即“科学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⑦“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⑨。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论证了现代科技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也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保障，进而

①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第1—13页。

②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期，第92—101页。

③孟捷、韩文龙：《新质生产力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第29—33页。

④贾丽民、郭潞蓉：《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源探析》，《理论探讨》2024年第2期，第86—9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带来了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亦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①，李政和崔慧永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的生产能力和利用自然并与自然相处的能力的体现，^②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因此，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应避免技术异化带来的环境破坏。

（三）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顾海良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生产力理论创新的过程”，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新时代社会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最具时代性、学理性的标志，是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显著成就，是新时代“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及其“术语的革命”的最新成果，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革命。^③ 张宇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具体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三是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四是提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五是提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六是提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七是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④ 李炳炎和余飞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下重塑中国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从本质内涵、时代价值、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四个层面系统阐发新质生产力。^⑤ 可见，新质生产力理论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就已有研究而言，当前学界关于“什么是新质生产力”的问题的回答并不充分，对其核心范畴的认定仍停留在科技创新层面，而后便以其为基准阐述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未曾脱离现象层面科学阐释新质生产力。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应当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下问题：什么样的生产力称得上“新质生产力”？应该由谁来主导“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时，方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之时，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②李政、崔慧永：《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29—144页。

③顾海良：《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到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新时代社会生产力理论创新掣要》，《经济学家》2024年第6期，第5—15页。

④张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3期，第93—102、203页。

⑤李炳炎、余飞：《以新质生产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第5—15页。

是否能驾驭其发展？这些疑问理应结合现实问题重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科学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其功效。正如金碚所言，新质生产力的思维概念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理论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范式，运用于对新时代新现象的观察和研究”^①，正是因为实践发生了新的变化，新概念、新思想得以提出，理论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理应是科学的、谨慎的、全面的。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ogical Basic Point, Connotation and Rationale

ZHANG Xu¹, YU Mengmeng²

(1.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n advanced productivity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its core, including three crucial elements of new types of workers, new types of labour materials and new types of labour objects.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which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New China, but also based on the real demand for breaking the bottleneck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great change that has not been seen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both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es on the rationa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cus on three fields: interpreting 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ovement and mutual change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ystematically elaborat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prov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important argument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type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rxism

(责任编辑 陈金刚)

^①金碚：《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经济学思维》，《西部论坛》2024年第2期，第1—8页。